

教师阅览

536650

胡

適著

四十自述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90102099



\$44.00

4

536650

胡

適著

四十自述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90102099

四十自述

著作 胡適

發行人 浦家麟

印刷者 遠東圖書公司

發行所 遠東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十樓
電話：三八一一六三六·三一八七四〇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二〇號

台內著字第一七八八號

郵政劃撥 〇〇〇五六六九一一

定價 新台幣肆拾肆元正

(外埠酌加運滙費)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版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敬請寄回更換。



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

自由中國版自記

這七篇自述，是二十多年前一時高興寫了在雜誌上發表的。前六篇都是在新月雜誌上登出的，後來（民國二十二年）亞東圖書館的朋友們勸我印成單行本，題作「四十自述」。後一篇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補寫的，曾在東方雜誌上登出，後來收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冊裏。

「四十自述」的前六篇，敘述到我十九歲考取官費出洋留學時，就沒有寫下去了。當時我曾對朋友說：「四十歲寫兒童時代，五十歲寫留學時代到壯年時代，六十歲寫中年時代。」

但我的五十歲生日（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正是日本的空軍海軍偷襲珍珠港的後十天，我正在華盛頓作駐美大使，當然沒有閑工夫寫自傳。我的六十歲生日（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正當大陸淪陷的第三年，正當韓戰的第二年，我當然沒有寫個人自傳的情緒。

在抗戰之前，亞東圖書館曾把我留學美國的七年日記排印出來，依我原題的書名，叫做「藏暉室劄記」。這四冊日記，在抗戰勝利之後，改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改題作「胡適留學日記」。這是我留學時代的自傳原料。「逼上梁山」一篇，寫文學革命運動的原起就是根據

留學日記的資料寫的。

今年我回到臺北，我的朋友盧逮曾先生同他的夫人勸我把「四十自述」六篇在臺灣排印出版，加上「逼上梁山」一篇，仍題作「四十自述」。他們的好意，使這幾篇試寫的自傳居然有一部自由中國版，這是很感謝的。我在六十年前，曾隨我的先父，先母，到臺南，臺東，住了差不多兩年。甲午中日戰事發生時，我們一家都在臺東。今年又是「甲午」了，我把這一部臺灣版的「自述」獻給自由中國的青年朋友。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二月廿六夜

胡適 記於臺北。

自序

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爲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最可悲的一個例子是林長民先生，他答應了寫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歲生日的紀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對我說：『適之，今年實在太忙了，自述寫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不幸他慶祝了五十歲的生日之後，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齡的戰役裏，他那富於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

梁啓超先生也曾同樣的允許我。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他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歲！雖然他的信札和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的生活呢！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我有一次見着梁士詒先生，我很誠懇的勸他寫一部自敘，因爲我知道他在中國政治史與財政史上都曾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我也知道他寫的自傳也許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過；但這是不妨事的，有訓練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

要緊的是要他自己寫他心理上的動機，黑幕裏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前兩個月，我讀了梁士詒先生的訃告，他的自敘或年譜大概也就成了我的夢想了。

此外，我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漢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七萬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為中國婦女的自傳文學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文章給我時，我因為尊重她的意思，不會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為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這四十年的生活可分作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為一段，留學的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為一段，歸國以後（一九一七——一九三一）為一段。我本想一氣寫成，但因為種種打斷，只寫成了這第一段的六章。現在我又出國去了，歸期還不能確定，所以我接受了亞東圖書館的朋友們的勸告，先印行這幾章。這幾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發表過，現在我都從頭校改過，事實上的小錯誤和文字上的疏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蘭先生，和族叔董人先生，都曾矯正我的錯誤，都是我最感謝的。

關於這書的體例，我要聲明一點。我本想從這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

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這個計畫曾經得死友徐志摩的熱烈的贊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為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使志摩失望，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贊許；還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這一章比前一章更動人。從此以後，我就爽性這樣寫下去了。因為第一章只是用小說體追寫一個傳說，其中寫那『太子會』頗有用想像補充的部分，雖經董人叔來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動了。但因為傳聞究竟與我自己的親見親聞有別，所以我把這一章提出，稱爲『序幕』。

我的這部自述至今沒寫完。但這幾年之中，國內出版了好幾部很可讀的壯年作家自傳。自傳的風氣似乎已開了。我很盼望我們這幾個三四十歲的人的自傳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興趣，可以使我們的文學裏添出無數的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來。我們拋出幾塊磚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許多塊美玉寶石來；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爲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胡適。二二，六，二七，在太平洋上。



親父的者著



親母的者著



著者胡適先生

目次

自由中國版自記

自序

插圖三幅

著者的父親

著者的母親

著者近影

序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

(一)

九年的家鄉教育

(一) 三七

從拜神到無神

(三) 四九

在上海(一)

(四) 六三

在上海(二)

(五) 八三

我怎樣到外國去

附 錄

逼上梁山 一〇一

文學革命的開始

序 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

一

太子會【註】是我們家鄉秋天最熱鬧的神會，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卻使許多人失望。

神傘一隊過去了。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沒有什麼新鮮花樣。去年大家都說，恒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

崑腔今年有四隊，總算不寂寞。崑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綢。每人小手指上掛着湘妃竹柄的小紈扇，吹唱時紈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着。

扮戲今年有六齣，都是『正戲』，沒有一齣花旦戲。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齣翠屏山，也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改了長坂坡。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樣特別出色。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裏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棣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抬閣』。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抬閣』，一架是龍虎

鬪，一架是小上坎。不料三先生今年回家過會場，他說抬閣太高了，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萬一跌下來，不是小事體。他極力阻止，抬閣就扮不成了。

粗樂和崑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扮戲一齣一齣的過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眾帶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着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長衫，捧着柱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爐掛，爐裏燒着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弔香』還願；他們上身穿着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弔在銅鈎上，把鈎子鈎在手腕肉裏，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弔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弔在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弔；有的只弔一個小香爐，有的一隻手腕上弔着兩個香爐。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着掛香爐的手腕，跟着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

*

*

馮順弟攬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着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經驗裏得着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卻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着旁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總帶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過

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拾閣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家，八都的鴉片烟館都關門了，賭場也都不敢開了。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又沒有煙燈，這是多年沒有的事。』

看會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順弟都聽在心裏。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能叫賭場煙館不敢開門。

會過完了，大家紛紛散了。忽然她聽見有人低聲說，『三先生來了！』她抬起頭來，只見路上的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只聽見許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來了兩個人。一個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點短鬚，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着苧布大袖短衫，苧布大腳管的袴子，脚下穿着麻布鞋子，手裏拿着一桿旱煙管。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老年人，瘦瘦身材，花白鬍子，也穿着短衣，拿着旱煙管。

順弟的姑媽低低說，『那個黑面的，是三先生；那邊是月吉先生，他的學堂就在我們家的前面。聽人說三先生在北邊做官，走過了萬里長城，還走了幾十日，都是沒有人煙的地方，冬天凍殺人，夏天熱殺人；冬天凍塌鼻子，夏天蚊蟲有蒼蠅那麼大。三先生肯吃苦，不怕日頭不怕風，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把臉晒的像包龍圖一樣。』

這時候，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們面前，他們站住說了一句話，三先生獨自下坡去